續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卷第五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輙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而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

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而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

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黄庭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黄甚日重

見人乘驪駒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國嘗棲逆旅中晨起如厠見白衣人乘驪駒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

辟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雖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予察訪過延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絜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

然滿目予到京師傅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言取入東府以次流傳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即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

蠏之一文兩箇真是不虛又嘗曰平生之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

却鼠刀

蘇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即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蟣蝨滿衣領不卹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蝨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

須飡囷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艇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爲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吴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

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吏甫聞喟然嘆息曰民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于懷無復芥蒂後赴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訣乃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吏甫至其間親督人洒埽及

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相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歛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畧叙其事予與㝢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祕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因戲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答曰學士心頭似幞

頭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丈餘忽有老狙拱手跏趺坐視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云謂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祼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

之復聠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俟謄六朝書半甲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獘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

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篘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大慙而罷

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搆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缾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以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内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名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長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朮石

李蕘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碎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于石穴中若烟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爲未石

古鑑

慶歷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陽藏一古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閤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捉誥勑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閤已下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匱金牌

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搏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

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爲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脉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

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脉圜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鑒衆駭觀莫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邱號毛僧日游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諂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説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流乎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

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何水淺獻圖欲别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

伶人有此語

續墨客揮犀卷之五

續墨客揮犀卷之六

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

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娟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

好譏謔

郭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謔屢以謗訕得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聵攀龍只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作啟事遺友生

孔大夫嗣宗爲浙漕戲作啟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佯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啟火爐頭却如孫思門道裏正似院翁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摶被詔至闕下

真宗時陳摶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

四句謎

荆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吴伯虎朝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㕓市童孺爭隨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爲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衆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涕出應難與去聲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

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　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愼重有體令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門外注

云天禄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豐中余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作何象而名此也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禄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㓙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
其鑑鑑不見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
伯兄為京寺丞衣緑無縁遽有緋衣不數月應

鱷魚圖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
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為圖而
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
鋸齒有黄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鉤極銛

利遇鹿豕即以尾擊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鼍𪓕其爲鱷者百無一二土人設鈎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魚尾而食之則爲人所斃

屢掇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掇上庠南宫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袍袖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荅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名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遲翁正及古稀年

幼芳妹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有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羣妓皆集獨幼芳不至

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堦折腰請曰幼芳妹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當如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參僧

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輙淚下舁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輙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

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真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綴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改裴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

丹青莫狀

崖州地望㝡重

丁晉公自崖州遝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里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爲雄盛晉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宫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宫曰

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聾
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家貧苦學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
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
解首其謝答啟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
一軍皆驚大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愍其
窮膂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
終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

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雇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闕

丹青為業

承務郎陳默字子真妙于詞翰然疏逸自號懶散翁父紘爲閩漕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

丹青為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焉默徧示家人皆笑云此正似廳前李尚書（俗呼軍校為尚書）默因戲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蘇子美之甥也子美曾作自咏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默亦嵒稜多癍類其舅云

武城縣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邱墟遂移今縣

好為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談詩于坐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望見野外一牛就樹上磨

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衆救之而已

續墨客揮犀卷六 六

續墨客揮犀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於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于靛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畿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朶蓋用此術

詭怪不羈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為主司所録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譴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

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歐陽永叔主文試以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耉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最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秀才云廬壽間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蝱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蝱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蝱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蝱所螫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
善有邑豪脩醮告當為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
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
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
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
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為稱呼
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
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為健吏至
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鬍以怖小兒

令人呼麻鬍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北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鬍來啼聲即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鬍濬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鵞爲試鵞流不濬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鬍来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

或云口本名祐呼鬍者為其多髭鬚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府官吏洎坊村小民富室無不仰戴但目為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捕到踰垣姦出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於是杖背還俗旣而閑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故答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眩俗而人自重我耳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癢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爲菓床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教軍士爲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和邉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于世其舉動舞按之

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所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敵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

誦偈諦咒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于江湖溪沼間垂鈎布網者但志心默倒誦偈諦咒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咒以濟物命後爲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雁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為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為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責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間康多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當時飲茶尚襍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亦祇謂之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為天下第一

荔枝

荔枝譜稱漢初南粤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嘗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驗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以来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荔枝遂為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

花中不為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於篇什至于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為天下第一

關中無螃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螃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

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閎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

馮太傅嘗書一絶

馮太傅端嘗書一絶句云鳴鶻直上一千尺天静無風聲更乾碧眼□□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

之作

忌兀日

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說或云當是亢字然數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為無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書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庖人薦粉有客即席而問曰

此味宴會將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
朝　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
之蓋後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
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取何義對曰凡　御宴
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
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惟訛其名
亦失其實矣

黃疾

夜藏飲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鼠閒其氣欲盜食

而不可得則瓌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黄病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蕃道人

熙寧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廣州躶體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為百餘結猶曳于地不食惟啖檳榔木香歲餘復逐賈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

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埽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孫元規自謫官復起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為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奉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體亦

省事清心之端也

楊郎中斷辟囚

楊郎中異蜀人也知衡州每斷辟囚官給酒飯異獨不與或問其故答曰更與酒飯則致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令後不犯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七

續墨客揮犀卷第八

為遊謁士所擾

王顯公宣義知大演場頗為游謁之士所擾遂作一詩揭于賔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涯齒一篋戴靴賔客日相過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裏飽三杯聽我苦中歌更拚一具窮槍欽嗔罵憎嫌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㚟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

第一篇題云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嘗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余云海中多連山複嶺綿亘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舊曾讀小說載廬藏用隱終南山或夜聞龍吟聲明日雨必至後還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儗坐有蜀

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戛銅盤以效其聲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戛之藏用撫掌曰其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因禱尼邱山得之遂名邱字仲尼其子乃名鯉

字伯魚史鰌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鬬穀於菟黑臀杵臼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惟恐不至宋齊邱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譙周命世大才而其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爾左邱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與國寺符至追所賜誥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人露體

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

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个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訕謔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

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值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于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吴人好雅

吴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鵞為右軍以其好養鵞也有一士人遺人醋

梅與焬鶩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甆湯焬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鈌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佈駭立牓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為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洎為京西轉運使廨

字在許州甞對客嘆曰人生不知活得幾日好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於散郎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世北人以針敲冰南人以綫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張百杯將飲時先置清水大盂于其側每盡一杯即吸水漱滌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滌去

則不能為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内臣

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傅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蛛搏之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离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离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貔貍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北人為珍膳味𣏌子而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為世戒張乘崖
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
乘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
近于太甚苟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魚魫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魫也取其石治以為器
可載飲食如遇蠱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
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

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源脉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愼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産病用外臺秘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曾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爲桶濯足

及令排樟腦于兩股間以脚掤縶定月餘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為戒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之放生池其子為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之不懌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户為一詩書于門曰高郜墻垣鑰郜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鱉應相賀今日方知有主人

郴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駢立汶水郴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峯裏住人家

萵菜

王舜求云萵菜出咼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顙魚後食

荆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於
术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
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喪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
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為文飾

慶歷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
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

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
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令後武臣上殿奏
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
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
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
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
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

粮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庸僦車脚皆須自負嘗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續墨客揮犀卷之八

續墨客揮犀卷第九

貴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為五斗粟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偶有羨于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如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於

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勑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覷惟日以談禪

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即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覷已是一重公案當世深服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已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决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

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顧黨耶以我偶
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
余嘗熟味退之詩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
出於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
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招挂壁何由
彎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斑
林角黍餌沈塚□竹非黑點之班也楚竹初生
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
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為能官後授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為二李所有彼人呼為東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競此溪不為東李家所有即為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李詣闕匭函陳狀　英廟勑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訟漕憲持麾下清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充授

命既往召二李謂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若不以券契文字為之據無所憑也如有據多者即與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于亢前堆積莫之其數命取火爇之乃於狀後判曰獸生於山魚生於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衆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帝特改一官亢由此累歷漕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无咎為之傳詳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聞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扃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槲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

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　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乃無曠古以前地界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續墨客揮犀卷之九

續墨客揮犀卷第十

琴曲宮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泱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忘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刁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

業已隨烟燼滅剛强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
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
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
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
家似歛眉哀怨徘徊愁不語郤如初聽楚歌時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
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

狄天使能戰

寶元中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

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合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征聲止士卒突戰虜無遺類

能辨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未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法出於小說

續墨客揮犀卷之十　終